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論辨類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蓋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

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子華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爾

范蠡。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其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

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

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始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

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
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
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

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

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

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

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

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

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雙起雙承卻筆勢變幻不覺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

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承無非千金之子不能運

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承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

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唐應德云斷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

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立大節反面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辦大事反面兩層反面卻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

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

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同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遵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廷闕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
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
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
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
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
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
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
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更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
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
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此文格勢正似

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
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

。

。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
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
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饒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歎切。洪忍之流俗王逸三垢濁也。卽解牒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疑脫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待有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忍有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